

陶淵明集
天



晉陶潛淵明著

日本近藤元粹純叔評訂

陶淵明集

版權所有 青木嵩山堂梓

緒言

晉陶淵明集傳于世久矣。或以爲五卷。或以爲六卷。或以爲八卷。爲十卷。諸家聚訟不決。而四庫全書則定爲八卷。後人多從焉。前賢慊堂松崎氏刻本題後云。原本十卷。第九第十。爲集聖賢群輔錄。所謂四八目也。昭明太子本所不載。縱是陶公所輯。亦非集部。楊休之收之。非也。近世所定四庫全書。以爲依託。黜之子部類書內。是也。故今亦刪之。如其孝傳贊。與扇上畫贊讀史九章。俱是一類。雖

昭明本失載。亦當入集部。而全書同群輔錄刪去。非也。陶公既是忠臣孝子。於所錄五孝之人。亦皆有意思。諷讀之際。油然可以興學者孝思。縱是依託。亦所不忍刪。故存之。嫌堂所論如此。今平心讀之。群輔錄之爲贋書。不容疑。不獨其體可入於子部也。五孝傳贊。則雖非無稍可觀。全書以爲非陶筆。亦似可信。而余之刻此書。群輔錄則從刪去之例。五孝傳贊則存之。蓋亦以其益于學者也。篇中既不刪竄入江淹之詩。則不必刪贋作而益于學

者之文也。而余所據之本。則係于寬文四年翻刻。明天啓二年楊氏刻本者。第五卷以下編次。多與諸本異。因謂讀陶集者。要在領其詩文之妙而已。如編次前後。則不問而可也。至于字句之異同。則其意義之所關甚大。故參考諸本。一一錄之。欄外批評。則多係于鄙見。其有前人之批評者。錯綜記之。以便于檢閱。僭越之罪。固所甘受也。原本所插入前人評論。亦往往增補之。而其卷數。則亦從全書八卷之例云。今書刻告成。乃弁一言于卷首。

明治二十七年三月一日

南州外史近藤元粹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案北齊楊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案古人之書亦謂之撰。故文選舊本皆題梁昭明太子撰。而徐陵玉臺新詠序亦稱撰錄。艷歌凡爲二十卷。休之稱潛集爲統撰。蓋沿文。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日之稱。今亦仍其舊文。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

以群輔錄入類書中
則可從

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爲倫貫。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審鑒指示。灼知其贋。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辯之。其五孝傳。文義庸

日黜僞存真而集中
歸園田居第六首是
江淹詩無疑而猶存
之四時詩亦有爲顧
長庚之作然則安
黜僞存真之有

淺。決非潛作。旣與四八目一時同出。其贋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第今不可考。而黜僞存真。庶幾爲近古焉。

題刻靖節集

靖節集世傳尙從來矣。揆藻者摹其辭。勵操者高其節。故人人好也。乃若下脩脩乎委運任真。蟬蛻埃濫之外。而棲神澹漠之鄉。斯其含德之至。非深於道者。未易契其底也。廉訪龍陽蔡汝賢氏。冲襟潔履。雅有元亮之致。刻是集也。所謂緬懷千載。托契孤遊者。非耶。夫冲澹恬漠。是天之宅。而道之腴也。元亮嗜之。故其文傳。其風遠。道古者於心。不於跡。吾儕所遭。與元亮異。奚必啖其餘糟。踐其陳軌哉。第得其致。而中食之。將風猷自樹。聲施自弘廣矣。

是廉訪刻集意也。吁廉訪撫仕而篤意斯集也。心其遠乎。楚黃天臺山人耿定向言。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太子統撰

遁一作避

盈虛一作榮枯
任放一作放蕩
一本無哉字

騎一作鑾榮一作遊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
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
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
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
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
戚々勞於憂畏。汲々役於人間哉。齊謳趙女之娛。八
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
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吊之相及。智者賢

競之一作競此

終一作招自一作猶

雜縣一作海島

于一作如

哉一作奚一本又字
下多一有字

一本無人字

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闕。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

被褐一作披裘

世一作機
事以之事一作志

者也二字一作焉字

指一作詣

素愛一作嗜愛

一本故字下有更字
校一作求

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如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壁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

卒一作幸足一作必

遣一作還

抑一作亦

不必一作不勞

也一作爾

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貧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陶淵明傳

昭明太子撰

陶公晉書宋書南史各有傳晉書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南史云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正史亦不一朱子綱目與宋書南史同為名潛字淵明今從之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一本無二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陶淵明集傳

宋書敘事頗與是傳同

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耳。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

語妙

宋書不載不以家累自隱云云

仁慈之情動人

已不以家累自隨何由有妻子之請種杭也。可怪歸去來辭云。稚子候門。然則彭澤之寓安得有妻子哉。蓋紀者之訛。

晉書折腰下有案案二字向作事

曠懷可想

宋書南史抑作柳

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昇一簞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遣淵明飲焉。每

致一作至又一作欲

往必酣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一作赴坐彌日不得延之

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

無絃之琴而鳴聲傳
千萬古可謂奇

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

絃琴。一作無絃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

不修飾邊幅。真個達
人

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

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

為文人作雅興多多
矣

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

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

三隱之事正史皆不
載可怪

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

南史作其妻翟氏志
趣亦同能安苦節夫
耕於前妻勸於後云
晉書宋書並不載妻
事只此一節淵明已足
于千古矣

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離校。所住公廨。近於馬
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
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
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
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
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陶淵明集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何等稱揚

子厚挾中安得與淵明並稱乎
妙喻解人頤

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

是之謂真達人

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人賢之。貴其真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縣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山谷道人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

可謂善知陶詩者矣

好議論又好文字

洵然

晉人三謝輩皆心腸腐敗。故不得鏡作者之門。至如淵明詩。高妙絕俗。魏晉人不能夢見。

談何容易。韓白豈可企及哉。復爲黃詩之險艱澁滯也。

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寧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下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一揚一抑權衡不差
分釐

比喻切實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鵠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萬。卽日送酒家。與下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螳螂糞丸比哉。

蕭統鄙夫東坡先生
所故小兒強作解事
者雖未能悉淵明之
妙雖然此等之論可
謂僅伺其一斑

后山未知陶詩者

胡仔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中肯綮之論

陳后山又曰。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

文公之論看得透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尙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朱文公語錄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確論

好名二字未知得當
乎否

朱晦菴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朱晦菴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剗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

謝枋得選文自放膽
人小心蓋亦此意

平淡而到天然處即
是化境

淵明嘗為州祭酒又
為鎮軍建威參軍然
則八十餘日前已有
失考
少在官之日劉說

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駭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

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恁可否。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蔡寬夫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白樂天似下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

以子厚為未達理洵
然

樂天力勝之亦然然
勝子厚萬萬矣

是淵明之所以超絕
于衆賢也

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下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

陸象山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于三百篇。楚

陶杜則謂有志於道
則可李白則我不信
也

今讀陶詩往往有逼
十三篇者真說可
謂得其要

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五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

滿口贊揚古今只陶翁一人足以當是數語耳

詩家三昧

看鮑謝詩以欲詞格清美未免阿於所好之論也

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其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間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余則不啻未之信而已蓋深憎之矣

南史不載壽年蕭統傳則云卒時年六十三而今謂不載壽年何哉晉書宋書皆云年六十三

揚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按祁寬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曆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張綰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言開歲條

自壬子至辛丑爲三十五、計三丁卯考終是得三十七六併計之

按張綬曰。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下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中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

此言似得當

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欲原本作歟是也

鍾嶸詩品曰。宋徵士陶潛。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欲其質直。至如下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以下崇雅堂輯錄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寘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

鍾嶸輩固不通于詩理以陶處王阮輩之下不足怪也

鄙夫區區說詩家世系妄誕可笑

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元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以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陶焉。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詩品。論陶淵明。以爲出於應璩。此詩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淵了不相類。五臣註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下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

辯得痛快

當時之人豈有行事愧辭者乎故余陶詩之外一無所取也

艱澁不成語

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敖器之詩話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許彥周詩話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下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中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竹林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善知淵明心者

確評確語

謝詩古今惡詩耳後人以爲佳句蓋吠聲之類也

宋黃徹碧溪詩話曰。淵明心乎忠愛。非謂枯槁。其所
以感嘆時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
非謂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
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白石詩說曰。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
而莊。澹而映。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宋嚴羽滄浪詩評曰。晉以還方有佳句。如下陶淵明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
句。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
質而自然耳。

楊誠齋曰。淵明子美無已三人。作九日詩。大概相似。

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此
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疊。寒華徒自勞也。無已云。
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此淵明所
謂日月依辰至。學俗愛其名也。

元陳繹曾詩譜曰。陶淵明心存忠義。心處閑逸。情真
景真。事真意真。幾於十九首矣。但氣差緩耳。至
其工夫精密。天然無斧鑿痕迹。又有出於十九
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

緩處卽其妙處不似
後人客氣之充溢
先獲我心之論

陶淵明集目錄

卷之二

四言

停雲

并四序首

時運

并四序首

榮木

并四序首

贈長沙公

并四序首

酬丁柴桑

二首

答龐參軍

并六序首

勸農

六首

命子十首

歸鳥四首

卷之二

五言凡三十一首

形贈影并序

影答形

神釋

九日閒居并序

歸園田居六首

問來使

遊斜川并序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乞食

諸人共遊周家墓栢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參軍并序

五月且作和戴主簿

連雨獨飲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

別殷晉安并序

贈羊長史并序

歲暮和張常侍

夏日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卷之三

五言凡二十七首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叅軍使都經錢溪

還舊居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飲酒 并序 二十首

止酒

述酒

責子

有會而作并序

蜡日

四時

卷之四

詩五言凡四十八首

擬古九首

雜詩十二首

詠貧士七首

詠二陳

詠三良

詠荆柯

讀山海經十三首

擬挽歌辭三首

聯句

卷之五

雜文凡五首

桃花源記并詩

歸去來兮辭并序

五柳先生傳

孟府君傳

讀史述九章

卷之六

賦凡二首

感士不遇賦并序

閒情賦并序

卷之七

傳贊凡五首

天子孝傳贊

諸侯孝傳贊

卿大夫孝傳贊

士孝傳贊

庶人孝傳贊

易上畫贊

卷之八

疏 祭文凡四首

與子儼等疏

祭程氏妹文

祭從弟敬遠文

自祭文

陶淵明集卷之一

晉 陶 潛 淵明 著

日本 近藤元粹純叔訂

詩四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

〔考〕村一作山、

停雲 四首并序

〔考〕毛本四首作二一首、

停雲。思親友也。樽酒新湛。湛讀沉。園列初榮。願言不

陶詩之高不獨四言諸體皆然

從歎息彌襟。〔考〕樽酒句一作樽湛新醪襟下毛本多云爾二字

撫字其奇

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有三百篇遺韻

停雲霽霽。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古松切。○還谷變之意。有酒有酒。閒飲東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無人可共談我心只
有閑飲消悶耳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謂三招以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考〕第三作二競朋羈好以一作似招一作怡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歛翮閉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

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考〕飛一作輕

高元之曰。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

四曰興之遺義也。

時運四首并序〔考〕毛本四首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游。欣慨交心。

有溫和之氣象

沈隱士三翼字寫出
性情

句句生春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考〕第六句一作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矚之欲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考〕五六亦

讀先生之詩者亦云

有言、稱
心易足、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

魚依切、水
名、出泰山、

童冠齊業。閒詠以

歸。我愛其靜。寐寤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考〕悠
悠

一作二
悠想、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

史記曰、黃帝為二有
熊、帝堯為陶唐、

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考〕床
一作膝、
一作建、

湯東澗曰。閒詠以歸。我愛其靜。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

榮木四首并序

〔考〕毛本四首
〔異〕作二一首、

一幅活畫
沈云晉人放達陶公
有憂勤語有安分語
有自任語
又云黃農之感寄意
西山此旨時或流露
知浴沂者之心古來
只有這老耳

達人亦有感慨乎

道理元如此而妄人
不省可歎也

可為學者頂針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

道。白首無成。

〔考〕有一
〔異〕作九、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

顛顛

與三
降同

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

安此日富。

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舍、詩、一
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云爾、

我之懷人。恒焉內疚。

〔考〕既流一作遂往、不
〔異〕作非、人一作矣、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

學者不可無此英邁之氣
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考〕名一作行

古今詞譜

註宜入祖字下祖字
老蘇粉本

趙泉山曰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下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為已任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考〕一本無歸
贈長沙公族祖四首并序〔考〕毛本四首
長沙公於余為族一作余於長祖同出太司

馬漢高帝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

別贈此

使人慨然

同源分流人易世陳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考〕第六一作三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諸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考〕族一作祖斯一作新暄一作暄
花一作苑警一作驚又作散

伊余云邁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考〕
鄉字記湘潭為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考〕
忘一作志久一作夕

既有行李之時通未必痛歎

至情叙來使人不堪
饒然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簣雖微。終焉爲山。敬哉離人。
臨路悽然。歎襟或遼。音問其先。

楊誠齋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辯說欠明略

西蜀張續辯證曰。年譜以此詩爲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

生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爲長。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皆以族字斷句。不稱爲祖。蓋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又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下延壽未改封之前。

酬丁柴桑

二首○柴桑潯陽故里

〔考〕毛本二首
〔異〕作二一首

沈云可為儼規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洽勝如歸。
聆善若始。〔考〕爰止之爰一作聆。聆善一作惠。于聆一作惠。于聆善一作惠。

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
既醉還休。寔欣心期。方從我遊。〔考〕由一作遊。言一作驅。

從一作同。

答龐參軍 六首并序 〔考〕毛本六首作一首。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
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何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

居然得孔顏之樂是
淵明之所以超絕於
後世詞人

如讀三百篇

寔觀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時新居南里之南村。即栗里。鄰新居鄰也。
〔考〕愛一作好。胡一作為。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
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
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
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
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考〕裔一作與。第四句一作容與。冲。

做三百篇尤逼真

冲

勸農六首

〔考〕毛本六首
〔異〕作二一首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
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考〕舊本民作人。與三末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
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寫出如畫

好典故又好句調

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
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考〕音一作德。趨一作興。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携儷。〔考〕左傳。僖三十三年。冀
其妻饁之。敬相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畝。矧伊
待如賓。與之歸。

奈世間多曳裾拱手之徒何

金言玉論

沈云言能如孔子董相庶可不務離歟耳勉人意在言外領取

以韻語叙陶家世系甚奇頗似離騷首篇

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詹石不儲。
詹石言一石。詹石言一石。詹石言一石。詹石言一石。詹石言一石。
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
投迹高軌。敢不歛衽。敬讚德美。〔考〕讀若一作作。

命子十首

〔考〕毛本作二
〔異〕一首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考〕世之先
升唐侯。爲天子。後遜于虞。作游陶丘。故號陶唐氏。
而謚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
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時董
以丹朱爲尸。因封於唐。

龍舜命參龍於陶丘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於陶丘者或世業參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龍龍二于庭有劉累者一實堯之裔累以擾畜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於豕韋商武穆穆司徒左傳載商民七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穆穆司徒族陶氏其一也陶氏授民是為司徒蓋豕厥族以昌原陶姓氏族韋之後陶姓始經見於此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迦蚪遠雲

以奇謬切俗作蛇非無角龍也

奔鯨駭流二句喻狂暴縱橫之亂也天集有漢眷

予愍侯

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考〕遠一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異〕作撓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

啓土開封

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書誓山河謂此盟也

宣壘丞相

孝景二年陶青為丞相

允迪前蹤

〔考〕夙一〔異〕作風

中晉之業全存于斯人宜大書特筆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

二句喻枝派之分散

時有語默運因隆窳

窳烏瓜切下也二句言在我中陶青之後未有顯者也

晉業融長沙

按別傳陶侃字士衡仕中晉在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

追贈大成帝咸和九年〔考〕蔚蔚一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

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言長沙公心期之高遠也〔考〕一

作遠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

陶茂鄰譜以此為祖按此

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

迹風雲寘茲愜喜

父姿城太守生〔考〕實一五子史失載〔異〕作冥

其人可想

漸入題意

企望甚高

至理至情說出深切如聞其聲

得此以作結足觀其筆力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
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考〕弗一作離。後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
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孔伋因求思而言。章
其齊而誰謂德。〔考〕字汝之汝。離。厲其庶而。〔異〕一作爾。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已也。
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
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是先生之所以不迂儒

好議論先獲我心

當局者迷傍觀者明信哉

張綬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下
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
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
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
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
然者也。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
懷抱。此固以文爲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
嘲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於陶茂

麟家譜。而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
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茲愜喜。其
父子風規蓋相類。

歸鳥四首〔考〕毛本四首
〔異〕作一首

高致可欽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起例
切息也〕

和風不洽。翻翻求心。〔託言歸而求志下〕顧儔相鳴。景

庇清陰。〔考〕注起例一
〔異〕作去計

神韻悠然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頽頽。
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悠然之狀使人一讀
氣清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

沈云亦諸衆聲自有
曠懷此是何等品格

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考〕及馴一作相
〔異〕

沈云他人學三百篇
疾而重與風雅日遠
此不學三百篇清而
腴與風雅日近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
好音時交。矧繳奚施。〔繳之若切矧矢也〕已卷安勞。〔卷與
倦同〕

〔考〕註一本作下繳織略切弋箭著絲以習禽足
〔異〕也上已一卷一作三卷已末句一作三且莫逍遙

陶淵明集卷之一終

陶淵明集卷之二

晉 陶 潛 淵明 著

日本 近藤元粹純叔訂

詩五言

形影神三首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
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
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

達人之言自別

結二句與第三篇相應

沖淡中自有巧致是這老獨得

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

洏如之切涕流貌

酒莫苟辭。〔考〕無改一作如故。榮一作相。思。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懼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考〕懼一作俱。為一作可。詎一作誠。

神釋

一起有力

二句束上段而反駁上二篇章法絕佳

達悟之言蒙莊亦不及于此

解得深切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彭祖姓錢名鏗。顓頊玄孫。進雉羹於堯。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日醉。釋。前。篇。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考〕理一作物。善惡一作既喜。壽一作愛。

鶴林曰。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

確評

沈云世短意常多即
所云生年不滿百常
懷千歲憂也鍊得更
簡更道後人得古人
片言便衍作數語
起首一句名言凡人
百思千考不能得

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
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未縱浪大化中
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
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九日閑居并序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
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露凄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蕪無遺影。來鴈有餘聲。
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

往燕來雁造語最奇
或云陶詩用虛疊等
字全是爲當時風習
所移也妄許可笑虛
疊字有何不可
起結最妙是五古秘
不證學古詩者不可
不悟入焉

空視時運傾。塵爵耻虛疊。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謠。
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淹留無成。騷
此。後稷遲詎爲拙亦同。〔考〕常一作恒、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
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東坡曰。意長日月
促。則倒轉陶句耳。

歸園田居六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直吐露真情來無一
修飾之語而其間有
無窮妙味是陶詩之
真面目也

神韻縹緲 讀之使人
頓忘在風塵中

一結常蛇法

確評確評

評語亦得其妙無斧
痕後來陳後山輩不
能窺陶詩之妙南濠
詩話會論之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考〕野一作畝、簷一作園、巷一作港、

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
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又曰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
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
鑿痕。不知者則疲精力至死。不知悟而俗人

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
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
三更。又曰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
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
神氣。以其字露也。

其二

布置悠悠而有轉折
妙甚

結處似有寓意而必
說其所指則淺薄是
古詩妙處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考〕寡一作鮮、虛室一作對酒、曲中
一作里人、草一作衣、土一作志、

五古中之精金良玉
陶公本色於這樣詩
寓見託深

洵然洵然

終當歸空無豈可不
領林野娛乎
是漢魏歌謠晉宋間
得之者獨有陶公而
持過之後來杜詩無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久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前漢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考]晨興晨侵。

東坡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甃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家別石壕吏之類亦是此種風韻

結處留可娛於生前之意不說破讀者宜於言外理會之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
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考]桑竹句一作樹木。殘根株空一作虛。

其五

恨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考]恨一作憾。山澗一作澗。遇一作可。局一作屬。

其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此首諸家以爲非陶詩沈選古詩源亦不

載今文選江淹擬古三十首有是首為後人竄入可知

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遜齋閑覽曰。文選有江淹擬古詩三十首。如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乃收在淵明集中。誤也。

韓子蒼曰。淵明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文通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亦因其悞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為

坡翁以此為陶詩至句贊揚之可怪

六一作一似是

活眼卓見看破得痛快

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云。開逕望三益。此一句為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為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効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也。

東澗曰。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山名在林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

淪浪詩話云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襲取以入

俱耶

酒應熟。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一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李太白潯陽感秋詩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也。東澗曰。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

遊斜川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

叙事偉麗

彭澤雖承漢魏骨法。至夫叙實情。有從容深遠之妙。則前後無匹。陶獨有老杜學得焉。蓋陶杜情懷相似乎。

起手是陶先生獨擅。晉宋間所罕見。弱湍閑谷造語奇只。句格則不免六朝口吻。

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路庭芝云。曾城。晉之。所。有。也。鮐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遙想靈山。有愛嘉名。天間。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里。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考〕率爾之爾。一作共。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瀨也。馳文魴。閑谷矯。

一結傷拔曠懷可想

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九重注見上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考〕五日一作五十。迴一作腸。異。迴。曾一作層。觴一作腸。

作五為是

接。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悞。今作開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皆〔考〕毛謂禮校書。〔異〕本作示周。作祖謝。負癯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

冷語為結周生讀之定知冷汗浹背

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薦。爾表羣士響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穎水濱。春秋云。堯朝許由。於箕山之下。穎水之陽。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穎水之陽。〔考〕何一作無。言一作君。誨一作謝。

通隱字奇

泉山曰。按。靖節不事親謁。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順寂之後。雖隱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游。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穎之事。微譏之。

乞食

起筆突兀下句平平承接

用漂母典最妙引典故者當如此沈云結末不必看作設言愈妙又云結言厚道少陵受人一飯終身不忘俱古人不可及處

淵明已有宅可居有田可耕恐未至貧窮乞食是或寓言耳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話終日夕。飭至輒傾盃。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衡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考〕去一作出、解一作諸、豈虛來一作副、虛期

話一作諸、孟一作詠、言詠一作興、言一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諸人共游周家墓栢下。

結與遊斜川詩同

人遇災厄之時常有是感

生平艱難敘來使人悽慘

有是一悟便是達人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吹。尺。偶。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考〕散一作發、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逯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僊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蔡氏注、蠹蟲、水中含沙射人、非下風雨縱食、苗桑、蟲上意、此螟蟻、當是螟、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謂日鳥月兔、飛走之速也、在已何怨天。離憂懷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

為賢。

〔考〕六九一作五十長抱一作抱長、
〔異〕何怨天一作亦何怨獨一作激、

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為辭。欲破絃歌乎。

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答麗參軍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欸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况情

序文簡淨自是小品
佳境

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謂也。復老病繼之。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考〕常一作長、孔一

〔異〕作禮、且一作以、

第二句用典故是陶詩所罕有蓋中年以前作以上八句說舊日之事起處已言相知何必舊而又言人惟舊是不免為語病後人不拘可傲聲古人則不拘耳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斟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其愛玉體。來會在何年。〔考〕通一作懷、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譬喻起法自奇

南窓四句叙星紀將中時景色

這老本領六朝入夢想不及

數語說盡酒中妙味後來李謫仙之外恐不能解此味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窓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卽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考〕第五句一作神淵。一作明兩。華。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傷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僊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醫爲命切酒失也

平平中有多少妙味是陶翁獨擅

〔考〕豈句一作聞。又作天際。非天。豈句一作天際。去此幾。

趙泉山曰。按晉傳。靖節未嘗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傷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狂藥昏醫之語。

移居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里即栗也。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

亦公子荆流亞
霄壤間真樂何物加此

床○席○鄰曲時時來。指顏延年殷景仁龐通之輩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奇文見王褒傳疑義相與析。

其二

春秋佳日真個不可徒過也
古朴而其中豐腴是陶詩之所以不可企及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音升也、無、爲、忽、去、茲、言此樂不勝可勝無爲爲、任也、舍而去之韓子亦曰、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考紀一異作幾、

和劉柴桑遺民嘗作二桑令

良辰二句蓋去彭澤時也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時遺民約靖節隱山結白蓮社靖節雅不欲預其社

谷風春醪自然的對

弱女非男喻酒之薄
也可謂奇東坡先生蒲酒之篇蓋學此詞者乎

列、但、時、復、往、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還、於、廬、阜、間、爾雅田三歲曰畚今秋穫後復應畚也、南村已再稔矣、新、疇、復、應、畚、爾雅釋云東風轉淒薄風謂之谷風、春、醪、解、饑、飢、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去去猶言歸去來百
年外屬下句
結處不必照應起處
是古調

洵然

趙泉山曰。谷風轉淒薄四句。雖出於一時之諧謔。亦可謂巧於處窮矣。以弱女喻酒之薄。饑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曲盡貧士嗜酒之常態。

酬劉柴桑

重弱字妙若作擲酒
等字却少味

郭與劉並非當時之
仕者署柴桑主簿者
蓋係其舊官

沈云過足非所欽與過此奚所須知足要言或云真復之復似當作亦豈言已樂琴書復樂此事乎此似讓上驚然非漢非唐自生晉詩

聊用句與息交云云語拍合一結迸出顯外絕妙沈云一結攸然不盡洵然

露凝是素秋節
耀列蓋作者自道也
貞秀姿言松霜下傑
言菊霜或作山妄可
笑
幽人指郭撫爾訣蓋
言奉君教之意也不
見郭詩不可解檢素
猶言檢素心也厭厭
按言不滿之意

腓病也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欄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
新葵鬱北牖。嘉稂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遠游。〔考〕欄一一作空、又作門、已
知一一作知、已、牖一一作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
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
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遙望白雲。懷古何深。

〔異考〕

遊貯

作_レ復業
作_レ開業

作_レ吹
作_レ臥

臥語
一一
作作
レレ
詩坐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
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
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考〕素一作華、霜一作山、檢一作簡、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四月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集本作冬、傳寫之誤、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

這老叙風景處常有
淡然不可言之妙謝
詩類陽照通津夕陰
暖平陸比此自有逕
庭

洲渚思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欲良譙。離言聿云悲。
晨鳥暮來還。懸車歛餘輝。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逝止判殊
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考〕思一作四、
緬一作緬、欲一作欣、
車一作崖、逝一作遊、

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

宋書。王弘名元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

之為西陽太守。今黃被徵還。謝瞻為豫章太

守。今洪將赴郡。王弘送至湓口。今潯陽。三人

於此賦詩敘別。是必元休要靖節預席餞行。

故文選載謝瞻即席集別詩首章。紀座間四

謝詩章首四句云祗
召旋北京守官反南
服方析舊知對筵
曠明收是也舊知指
淵明

人。

與殷晉安別并序、景
仁名鐵、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

尉。裕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沈云參軍已為宋臣
矣題仍以前朝宜名
之題目便不苟且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一
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

別時情狀叙來逼真

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

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

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

才不意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沈云才華不隱世何
等周旋所云故者無
失其為故也即此見
古人忠厚

〔考〕里一作望、良、異才一作才華、

贈羊長史并序松齡

左軍羊長史衡使泰川中關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

起得出意表
三季注見下卷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蓋當時語、或作上賴、甚失語意、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

洛陽、西晉之故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

已一。謂三宋公裕始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

獲俱。時松齡衡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請裕行府、賀平

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

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馴馬無貫患。賈始制切、賈始制切、

負病託言耳註殊憤
一專說來措詞流宕
精神沈鬱帶史遷口
所不喜故言綺角此陶
寓已意與昌黎送董

序言爲我品望諸
君墓司一法
馴馬無貫患託綺角
諱之便無觸羊之忌

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疎。擁懷累代下。

言盡意不舒。〔考〕外一作上、已去一作爾、去、逝一作

作三待
夜一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

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尙友之心。

湯東澗曰。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迹。不可

得而見。今九土旣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

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於商山之人何哉。

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

遠矣深哉。

善讀陶詩者

歲暮和張常侍

能言歲暮之感懷

既已悟矣而猶未忘于懷也

子房鄙夫已食漢祿又為呂氏計畫以剪滅劉氏而託言辟穀以誑隱士之名心術可憎安得與陶先生同日論乎

市朝懷舊人。驟驥感悲泉。悲泉見前、驟驥、明旦、非、今、言、白駒之過隙。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闕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酤一宿也。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考〕厲厲一作烈、攸一作欣、

湯東澗曰。陶公不事其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徂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所謂撫已有深懷。履

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

夏日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考〕一本無「異」夏日本字。

蕤賓五月中。

史記律書五月中也。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蕤陽不用事。故曰蕤。賓。清。

起南颶。

颶。風也。不駛亦不遲。駛。疾也。飄飄吹我衣。重切。疾也。飄飄吹我衣。重。

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

閑雨字奇

這等之作非陶詩之至者

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考〕南一作威、當一作行、奈一何句、一作當樂行復哀、

悲從弟仲德

衡哀過舊宅。悲泪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

說盡真情使人一讀慘然

懷愴之狀如見

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
在數竟未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痛。二胤纔數齡。
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
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
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考〕一泪一作况。涕一作疾。旅一作衿。淚又作依。悲襟一作三衿。淚又作襟。涕一

陶淵明集卷之二終

陶淵明集卷之三

晉陶潛淵明著

日本近藤元粹純叔訂

詩五言

此等佳話已膾炙人口不必辨駁之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
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
以異之。嘗攷淵明詩。有下題甲子者。始庚子。距
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耳。皆晉安帝時
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八十
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

似而非者非耶

革命年系秦黃諸老亦知之不復俟愚僧喋喋也

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容下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耻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下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効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尙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矣。故著于三卷之首。以祛來者

惑字可以評愚僧

之惑云

艇齋詩話曰。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因仍其說。治平中有虎邱僧思悅者。編淵明集。獨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思悅之言。信而有證矣。

艇齋爲愚僧所惑矣

碧湖雜記曰。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玄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

精論足清人眉目

引證最確

淵明知已足破千古
愚僧迂儒之迷夢

英雄固不露技痒有
時不得不投策起

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卽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於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以上二則崇雅堂錄補。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

〔考〕一本無二
〔異〕作字一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叙事錯綜情景絕佳

俯仰感慨其人其詩可謂雙絕

班固幽通賦云終保己而胎則止里仁之所廬

時來苟冥會。婉孌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縣縣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班賦求幽。考冥一作宜。婉一作腕。變一作轉。一作貞之所廬。異腕。又作宛。轡一作旅。田一作林。修、襟一作初。在襟一作在襟懷。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簞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淵明望雲慙高鳥四句。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

措詞甚妙

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其一

遠遊歸鄉之時常有情懷區區守里閭之人不能解

不自這裏經歷來則不能解其味天下之事皆然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
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歎後語也。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柁守窮湖。
世以制切。樹也。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考願一作清。西一作異。作四。識一作城。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異坎難與期。

亦是一箇歸去來辭也

異、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崩、浪聒、天響、聒、喧也、長風、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艱難、無息時、冬、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作塗口、按、江圖自

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拆、赤拆二十里、至塗口、

起手慣家法
凡筆作此數字必
作有以爲的對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末段亦其得意處

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考〕俗一作世、南一作西、叩一作槌、句一作榮、印棧親月船、墟一作廬、榮一作榮、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

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入。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

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考〕鳥弄二句、一作鳥善、新節冷、風送餘寒善、

狀景物處常有閑雅
幽邃是這翁獨擅

竹一作草，罕一作幽，乃一作成。

其二

神來之句一幅農耕
圖沈云昔人問詩經何
句最佳或答曰楊柳
依依此一時興到之
言然亦實是名句倫
有人問陶公何句最
佳愚答云平疇交遠
風良苗亦懷新亦一
時興到也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考〕志一作思，又作思，歡一作力，者一作種。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
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識
此語之妙。

傾耳在目為對下三
字不對是自古調
二句亦神來希聲字
最妙已字更妙是尋
常所在之景而未經
人道沈云淵明詠雪未嘗
不刻劃却不似後人
粘滯○愚於漢人得
兩語曰前日風雪中
故人從此去於晉人
得而語曰傾耳無希
聲在目皓已潔於宋
人得一目皓已潔於
積雪為千古詠雪之
式猶辨也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遊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
閉必結。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
皓已潔。潔或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
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
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漢元朔中武帝詔封三桡遲
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考〕遊一作迹。荆
門終日閉。一作日一。作也。深一作謬。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此十字。雪
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此者莫能加也。

句亦瀟灑如洗

每篇所歸宿皆同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
伊余何爲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栢。

〔考〕析一作折、歸一作壑、宜一作負、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
失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南齊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六載去還歸。韓

俯仰感慨之狀如見
久客天涯者讀之不
勝歸心勃勃
至此雖有捫愁之帶
耳

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爲彭澤。遂
棄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趙泉山云。自乙未佐鎮
軍幕。迄今六載。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
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
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
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考〕家一作且莫一作旦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
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
高亭也。果菜始復生。驚鳥尙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

果菜二句寫出災後
之狀甚妙

達人遇災未足以弔
亦未足以賀讀此覺
柳子厚之多事也

九天總髮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
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
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
西園。

〔考〕茶一作藥、孤介一作諸
〔異〕孤介一作念、西一作我、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
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

已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
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

平淡中自有巧致

曠懷可欽
名利焦躁之人
讀是詩愈一服清
涼散萬萬矣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考〕木一作林、哀一作衆、
〔異〕歸一作留、豈一作燕、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沈云移居詩曰衣食
終須記力耕不伐欺
此云人生歸有道衣
食固其端又云貧居
依稼穡自勉勉人每
在耕稼陶公異於晉
人如此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考〕道一作事、孰一作執、開一作交、襟一作事、耒
〔異〕一作禾、乃一作己、庶一作交、襟一作事、耒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

伊尹耕于有莘孔明
耕于南陽然則躬耕
固君子之所為也何
足歎哉

施曰。安道苦節。不下以躬耕爲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潁、蘇困切。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限、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鷄、

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廻、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

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類、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

叙安分之意略與前首同

〔考〕依一作事、依稼穡、一作事耕稼、飢一作饑、愛

靜夜一作事、依稼穡、一作事耕稼、飢一作饑、愛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脩。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

是陶韓諸公之所以超絕于詞林也

東坡詩話云。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學多事矣。

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

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考〕此一作比。

其一

起手鍊句

近將用詩經字此等
後人不可學
一結出人意表超絕
妙絕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考〕會在一作趣

貢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列子孔子避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邱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

足見滿腔不平

沈云伯夷傳大旨已盡於此末二句馬遷所云亦各從其志也

尊女界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下不見日月不免三禍祿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乎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考〕在一作饑在一作抱

語解人願

駭得明快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則爲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饑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

以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考〕喪一作倏。倏如句。一倏忽若沈星。

其四

寓意託深
高節卓絕無人不欣慕
一讀使人功名心灰滅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考〕還一作晨。去來一作還。去來句一作還。去何所。依自一作因。遙一作終。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年輩附麗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考〕中能一作爲。見一作望。已忽一作。

東坡詩話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

沈云胸有元氣自然流出。稍著痕迹便失。以上多言情事。此篇多言景物。彼此錯綜。便成篇什。讀去有神。韻筆緩讀。卷有然。見人望使神氣。然。古人已論之。洵然。字若作色。則平。字安。係之大。如。王全。使石。在。句。全。使。非。淵。明。金。陵。詩。四。谷。詩。云。非。無。車。馬。客。心。還。境。亦。靜。其。意。亦。本。此。詩。也。陶。詩。古。來。爲。人。所。慕。如。此。

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多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無識者以見爲望。白樂天効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終南山。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云。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真得淵明詩意。

蔡寬夫詩話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

確評確評

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爲望字。若爾則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此者。

雞肋集云。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下於文字精粗間求之。遜齋閑覽云。王荊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

詩中事。至有下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且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下結廬在人境。四句。上自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趨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撞破煙樓手段。豈能有得耶。張九成曰。此卽淵明吟畝不忘君之意也。

其六

輕世態寫出如畫

紛紛輕薄何足數蓋亦此意

佳句衝吻出才調超羣同過忘憂物語甚奇物得意見之於有意無意間便可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漢叙傳三季之後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咄咄也。且當從黃綺。考惡一作愚。

湯東潤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爲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裛。都切。况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遠。于切。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考况一作泛。

置一作達一本遠遣錯置非是雖一作聊又作誰傲一作慤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發耳

茫茫慨興何失此生者之多哉隱

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況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

菊亦寓意酒亦寓意耳何必拘拘論酒有無

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其八

亦以松自比

結法慣家手段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考〕奇一作其凝一作晨復一作撫時一作復爲

其九

倒屣字多見之倒裳用者甚少真率之狀如見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

沈云稟氣寡所諸吾駕不可回說得斬絕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續茅簷下。未足爲高栖。
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汨古沒切深感父老言。稟氣寡
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
可回。〔考〕稟一作鸞。〔異〕寡一作少。

趙氏註下杜甫宿荅村第二首云。一篇之中。賓
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此篇。
韻語陽秋曰。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
雖舍者爭席奚病。而況於杯酒之間哉。陶淵
明杜子美皆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下之

畢其歡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
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
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
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二公皆有
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云。一世
皆尙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
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
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所以賦歸去也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考〕至一作去、阻一作起、飢一作饑、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為貧而仕。

其十一

滿腹不平叙來有溫厚平和之致

詩旨亦當解意表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裸葬何必惡。前漢揚王孫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當解意表。〔考〕飢一作饑、於一作斃、客一作各、〔異〕又作容、臨一作幻、意一作其、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實不過軀。軀化則實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東淵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其十二

當已而不已天下何恨不書此詩千萬紙而分付于方今當路人耳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仲理楊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仲理楊論。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考〕在一〔異〕作如、

其十三

日沒不炳燭故妄行焉耳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考〕趣一作取。還一作遞。燭當一作獨。何炳一作秉。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者頽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擎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天真爛漫之狀寫出如畫

沈云超超名理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考〕咄咄一作醉。悠悠一作深。固一作多。

晉人多是昏迷沈溺。安知酒中妙味乎。而陶先生而已矣。是評得當。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畧矣。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下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灌木。叢木也。班班有翔鳥。寂寂

使人感慨不已

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
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考〕灌一作升、一
何悠。一作從、一從逼。一作從、一適。

其十六

游好在六經是靖節
之所以異于晉代無
賴生也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
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考〕遂一作自、固

其十七

疾風知勁草蓋亦學
是詩也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考〕然一作若

湯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
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下悵然慷
慨。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
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
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
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殺從游學觴來爲之盡是諧無不塞。

漢末陳蕃李膺之徒
之罹于禍皆原于不
能解是道理耳

託寓甚高

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託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後世又有掛冠于神武門之人何陶氏之多偉人哉

濁酒榮羹亦可以遣達了平生耳高絕高絕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淮南說林訓。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下其可。以南中。雖
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下其可。以黃。可中。以黑。上。雖
無揮金事。文選。張協詠。二陳。濁酒聊可恃。〔考〕固一作故。

終死一作生。楊朱所一作作。楊岐何。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

其二十

沈云彌縫二字該盡孔子一生為事誠殷勤五字道盡漢儒訓

沈云末段忽然接入飲酒此正是古人神化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子彌縫使其
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
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
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
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
人。〔考〕我一作已。得一作出。〔異〕逮一作還。間一作憑。

又云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莊繫綴者徵引班揚而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康樂亦善用經語而遜其無痕

重疊無數止字渾然無痕跡不獨其節之可欽其才亦可愛也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群儒區區脩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況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懼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

看得大是也

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爲美。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溪。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之。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考異步一作行。大一作天。情一作懼。未知一作信。羨一作善。去一作利。容一作客。

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味之。然後知下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深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

胡仔曾以淵明叙貧語爲自家之實錄故論淵明亦甚深切中其肯綮

秋草云云已足見其寓意

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晶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豫章宋武帝始封重華。斥帝揖遜事。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馴。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黃山谷云。羊勝。

山谷所謂多不可解者洵然

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沈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山陽歸下國。魏降漢獻帝。卒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爲君。平王從子蒼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考〕礫晶一作礫。輝一作靈。墳一作虛。墳一作陽。西嶺一作四。顧一作常。一作得。

黃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

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下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弑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

諸本各誤作名今訂正

確評

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與不可指隨。今於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下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塲。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之風雅。無愧。諫稱。靖節道必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湯東潤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偉。使酖王。

似可從

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入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

責子舒儼宣侯雅价端佚通佚共〔考〕侯一五人舒宣雅端通皆小名也〔異〕作侯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侯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佚子垂九齡。

一結超絕有高峰墜石之概

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考〕肌一作

與王立之評老杜詩同一論旨可謂奇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獻諫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并序

舊穀旣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尙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旣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考〕一本

赤貧至此使人不堪
惘然

飢誤作饑、今訂正、下皆同、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救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
怒如亞九飯。也。怒、飢、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考〕至一作歲、亞九一作惡、無辛苦、〔異〕一作足、新沒一作役、彼一作攸、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慘。尤爲酸楚。老至更長飢。是終身未嘗足食也。

蜡日蜡、助駕切、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

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和厚有柳下惠之氣象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
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四時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松。

是斷非淵明之詩

〔考〕孤一作寒、〔異〕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

許彥周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

許評確當

集

陶淵明集卷之三終

